



瑪
加
爾
的
夢

周作人譯

北新書局印行

879.57
794.3
2

瑪
加
爾
的
夢

周
作
人
譯

苦
雨
齋
小
書
之
二



3 0617 7199 8

A415380



瑪
加
爾
的
夢
(基督降生命的故事)

俄國科羅連珂作

表紙圖案借用英人Harden畫

苦雨齋小書序

今年的寒假又忽然地過去了。這個年頭兒，草間偷活已至不易，更加上窮忙，尤其是在年頭年尾，所以這三四個禮拜的休假裏就簡直沒有做一件事，只是抽閒吃了幾個瓜仁果核便又是上學的時候了。小時候遇到上燈夜，看著那些燈燭輝煌，未嘗不覺得鬧熱，但心裏却是著實寂寞，因為這上燈就是新年完結的先聲。現在也頗有這樣的感覺。

沒有工夫看書，其實是沒有心情看書，再說，也是一半由于沒有錢買書：不過這種推託都是不濟事，究竟還是自己

的懶惰。別的不說，就是久想翻譯的勃蘭特思 (George Brant-Steele) 只可惜他已于二月二十日去世，享年八十五) 的加利 波的論也未動手，真是太懶了。但是，這其間也做了些小事，編輯苦雨齋小書之計畫就是那時所想的，現在所編成的有這兩種，一是冥土旅行及其他四篇，二是瑪加爾的夢。

冥土旅行是二世紀時的希臘哲人所寫，此外四篇的作者是十八世紀的英人斯威夫德 (Swift)，十九世紀的法人法布耳 (Fabre)，以及十四世紀的日本和尚兼好法師。瑪加爾的 夢則是近代俄國的作品。這可以說是雜亂極了，雖然我覺得並不如此，不但這些都是我所同樣喜歡的，我還以為其間

不無一種聯屬。我曾說，「重讀冥土旅行」一過，覺得這極靈時代的希臘作品竟與現代的瑪加爾的夢異曲同工，所不同者只因科羅連珂（Korolenko）曾當西伯利亞的政治犯，而路吉亞諾思（Lukianos）乃是教讀爲業的哲人（Sophists）而已。」除了那個「科學之詩人」是超然的以外，兼好法師也就不是真個出世間的人，不過他有點像所謂快樂派，想求到「無擾」的境地做個安住罷了；至于斯威夫德主教的野蠻的談諧，則正是盾的背面，還是這個意思，却自然地非弄到狂易而死不可了。我譯的這些東西，雖似龍生九子，性相不同，但在我總覺得是一樣的可愛，也願意大家同樣地看待

他們。

小書以後還有，說不定還要弄大書出來呢；在此不妨先
自畫自贊一番。

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，于北京內右四區。

瑪
加
爾
的
夢

這夢是可憐的瑪加爾(Makar)所見的，就是在陰鬱遼遠的地方收他的小牛，據說一切苦難都會落在他頭上的那個瑪加爾。

瑪加爾出世的地方是卻爾幹(Cherkan)的孤獨的村莊，裏在耶庫支克(Jankic)大森林的中間。他的父母與祖父母，從森林奪了一片地；那黑暗的樹林仍然站在他們周圍，像敵

人的城牆一般，到那時候，他們的勇氣還沒有失去。樹籬逐漸的伸過了開闢出的空地；小而多煙的草舍漸漸聚集；乾草與稻草的堆也出現了；末了，在聚落中間一個小坡上，教會的尖頂向天空直冲上去，似乎是得勝的旂。

卻爾幹已經成了一個村落了。

但瑪加爾的祖先正在和森林爭鬥，用火燒他，用鐵砍他的時候，他們自己却慢慢的變成野蠻了。他們娶了耶庫支的女人，嘴裡說耶庫支話，採用了他們的風俗，他們自己的大俄羅斯種的特質，漸漸的磨滅消亡了。

但我們的瑪加爾却切實的相信，他是在卻爾幹的俄國農

民，並不是一個游牧的耶庫支人。他生在鄒爾幹，住在鄒爾幹，他也預備死在鄒爾幹的了。他對於自己的出身與地位，覺得非常傲慢；他若罵別人的時候，便叫他們是「外道的耶庫支人」，雖然據實說來，他的習慣與生活比着他們的也毫無不同的處所。他不甚說俄國話，便是說，也說的很壞。他身穿皮衣，脚登一雙妥爾巴（*Torba*），喫爛麵餅，喝磚茶，在禮拜日或特別的期日，倘若面前的桌上有一點溶化了的乳油，他便儘量的吃。他能很巧妙的騎牛；他生了病，大抵去請一個道士來：那人便發狂似的直向他跳來，緊咬牙齒，想將他的病嚇走了，驅逐出去。

瑪加爾極辛苦的作工，窮苦的度日，受着飢寒。在他想得爛麵餅與博茶的不斷的憂慮以外，他可曾有過別的思想麼？是的，他有過的。

他酒醉的時候，他便哭了，叫喊說，「呵，我的上帝呵！這是什麼生活呵！」有時又接下去說，他要棄掉一切，要到「山」裡去了。在那里，他再不用播種收穫，也不用砍樹或拉着走，而且也用不着用手磨碾麥子了。總之，他可以「得救」了。他不知道這山在什麼地方，是什麼模樣；他只曉得有這樣一個地方，而且很遠，——有這樣遠，連鄉裡的警察也尋不着他了。在那里，他自然更不要

納什麼租稅了。

他醒的時候，他將這些思想都棄掉了，大約覺得尋到這美麗的山，是一件做不到的事；只是喝醉了酒，他便又膽大起來了。他也防尋不到這一座山，却到了別的山，他常常說，「那時我只好死了。」但他終於預備動身了。至於他沒有實行他的計畫，這都因為村裏的韃靼人賣羅雜瑪呵爾加（Mahorka，用煙草的葉柄做成的煙末）的下等燒酒，便立刻使他生病，將他摔倒了。

這是耶穌降生的晚上，瑪加爾知道明天是一個大大的聖節了。因為這緣故，他非常的想喝酒；但又沒有東西可喝。他的方法已經完了。他的粉早都去了，而且他已經欠了村裏的商人與韃韃的錢；明天又是大的聖節，他不能去作工；這樣，他如果不喝酒，還有什麼事可做呢？這思想，很使他掃興。這是什麼生活呵！他在這一個大大的冬節，連一瓶燒酒還不能喝！

他想到一個好方法了。他站起，披上了他的破爛的皮袍。他的妻，一個強壯多力的女人，非常之強，又是非常之醜，平常看透了他的簡單的狡計，便立刻猜着了他的心

思。

「你到那里去？你這惡人！獨自去喝燒酒麼？」

「不要吵鬧。我去買一瓶來呢。明天我們兩人可以一同喝喝。」

他對着她狡獪的眯眼，又在肩上重重的拍了一下，她幾乎跌倒了。女人心理，都是如此；雖然明知道他是在欺騙她，但對於這夫婦間愛撫的魔力，也便降伏了。

他走出屋，捉住了院子裏的斑白的老馬，抓着鬃毛牽到雪車旁邊，將他駕起。馬立刻將瑪加爾拉出大門，重行站住，向着主人看，彷彿詢問模樣，瑪加爾却正在坐着想。

他於是扯起左邊的繩子，一直到村的邊界去了。

在村的邊界，有一所小草舍；從這中間，也如別的草舍一樣，一堆小火的烟很高的升上去，將光明的月與白的閃閃的許多星都蒙住了。這火像很高興的爆裂，又在門口垂着的陰暗的冰柱中間，明晃晃的照着。在院子的大門外邊，一切都是沉靜。

從外國來的生客，住在這里。他們怎樣到來，什麼大風吹他們到這孤寂的所在，瑪加爾都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；只是他喜歡和他們交易，因為他們並不壓迫他，在支付上面也並不固執刻苦。

瑪加爾進了草舍，一逕走到火堆面前，伸出他凍冷的手在火燄上，喊道，「噫」，意思是表明他被冰凍所苦了。

外國人正在家裏；桌上點着一枝蠟燭，雖然他們並沒有做事。一個人躺在床上，噴出煙氣的圓圈，沉思着將眼跟住這些盤旋的曲綫，似乎想用這圈子聯絡起他的思想來。一個人坐在火邊，也沉思着注視了在燃燒的柴木上爬着的火燄。

瑪加爾又喊道，「喂！」心想破壞這壓迫的沉默。

他不知道，——他怎麼會知道呢？——那兩個外國人心裡的悲哀，這晚上，充滿腦中的記憶，在火與煙的飛舞中看

見的幻景。況且他也正有他自己的困難哩。

坐在煙突旁邊的少年抬起頭來，迷惑似的向瑪加爾看，似乎認不得他。他搖一搖頭，很快的從椅子站起。

「阿，瑪加爾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阿，你肯同我們喝茶麼？」

瑪加爾接着說道，「茶麼？那是好的。那是好的，兄弟；那是妙的。」

他便立刻脫去了他身上的東西。他去了皮袍和帽子之後，覺得較爲舒服了；又看見紅的煤已經在炊壺裏燒着，他對着少年很誇張的熱心的說道，

「我喜歡你，這是真的。我喜歡你這樣的很喜歡；我夜裡不睡……」

那個生客轉過身去，臉上現出一種苦笑。他問道，
「你喜歡我，是不是？你現在有什麼事呢？」

瑪加爾答道，「買賣。但是你怎麼知道的呢？」
「我喝了茶，我告訴你。」

因為主人自己開口請他喝茶，瑪加爾心想是一個好時機，可以更進一步了。他問道，

「你有烤肉麼？我很愛這個。」

「不，我們沒有。」

瑪加爾安慰他們似的答道，「那不妨事。過幾時，我們再可以吃的，可不是麼？」他又複述一句說，「不是過幾時再可以吃的麼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瑪加爾便記下，這兩個外國人欠他一片烤肉；討這類的債，他是永不會忘記的。

四個小時之後，他又坐在他的雪車上，已經預約賣五担柴，支了一個盧布了。雖然他曾經立誓，非到明天決不再將這錢喝完，但他現在早又決心，趕緊這樣做去了。這什麼要緊呢？快樂已經使良心沉默；他並且連他的忠實而

被欺的妻在那里預備着，要給他的一頓毒打，也忘掉了。

瑪加爾的馬並不一直走去，却往左轉，要到韃靼人的聚落那方面去的時候，少年人笑着，叫道，「瑪加爾，你那里去呢？」

「嘩，嘩！你看，這畜生要往那邊去呢？」瑪加爾這樣說，替自己遮掩；他用力扯住左手的繮繩，然而偷偷的打着馬的右邊。這伶俐的馬很忍耐的，連跌帶磕的，向他要人去的方向走去；不一刻，馬蹄聲在一所韃靼人家的前面停住了。

門外站着幾匹馬，背上攔着耶庫支式的高峯的馬鞍。

雜沓的草舍中間，空氣非常熱鬧；辛辣的瑪阿爾加煙的濃霧，掛在空中，慢慢的從煙突裏旋轉散出。耶庫支的客人坐在屋裡的凳上，或者聚在擺着斟滿燒酒的杯子的桌邊。

小的團體，一羣一羣的，在那里賭紙牌。他們的臉都發紅而且流汗，看去明晃晃的。賭客的眼專注在賭博上；桌上的錢，一轉眼間，從這個衣袋裏來，到那個衣袋裏去了。

屋角裏，在一堆稻草上，坐着一個爛醉的耶庫支人：將身子左右搖擺，唱一支沒有窮盡的歌。他從喉嚨裏發出種種怪異的聲音，重重疊疊的說一句話，便是明天是一個大節，今

天他是喝醉了。

瑪加爾放下他的一個盧布，就得了一瓶燒酒。他將瓶子塞在懷中，偷偷的躲到屋角。他急忙一杯一杯的倒了出來，又吞了下去。這酒是劣等，因為聖節，又和上四分之三的水；但燒酒的分量即使少了，瑪呵爾加烟却不見減。瑪加爾每喝一杯酒，便嚥一口氣；紫色的圈子在他的眼前亂轉。

這酒便將他收拾了；他也便坐倒在稻草上，兩隻手抱着雙膝，將他昏重的頭放在膝上。同樣的怪異的大聲，自然的從他喉嚨中迸出；他唱說，明天是大的聖節，他已經將五

擔柴都喝完了。

這時候，草舍裏塞滿了耶庫支人，都是來到市裏，上禮拜堂，喝韃韃燒酒的。主人知道屋裏不久便沒有坐位了；他站起，向大眾一瞧；這時他的眼光正落在並坐在黑暗的屋角的瑪加爾與韃韃人。他便擠到韃韃人身邊，抓住他的衣領，將他拋出屋外。於是他又走近瑪加爾來。

因為他是卻爾幹的公民，韃韃人對他，也更加多表一點敬意；他將門開的很大，從後面給他這樣用力的一踢，瑪加爾便從草舍裏直爆出去，將他的鼻子埋在雪裏。

瑪加爾受了這樣待遇，生氣與否，可是不容易說。他

覺得滿臉都是雪，又直灌進兩袖子裏去。他好容易掙扎起來，顛播着走到他的斑白馬站着的地方。

這時分，月亮已經高高的出在天上，大熊星的尾巴向着地平下垂。寒冷更緊起來了，北光的火一般的第一陣，突然從北方的半圓形的暗雲中衝出，在空中緩緩的移動。

那馬彷彿明白了他主人的景况，便小心謹慎的向家裡走去。瑪加爾坐在雪車上，左右搖動，還接續唱他的歌。

他唱說，他喝完了五擔柴，到了家裏，他的那個老婆將要打死他了。

從他喉嚨裡出來的聲音，在黃昏的空氣中，叫喚呻吟的

非常可怕，所以他的那外國朋友，正在爬上屋頂去堵煙突的口，聽了瑪加爾的歌聲，覺得比平常更不舒服了。

這時候，馬已將雪車拉到小山的頂上，從這上面可以望見周圍的事物，甚是分明，帶雪的平原受了月光，明晃晃的平鋪着；但是偶然月光淡了，這白色的田野也漸漸暗了；忽而像電光一閃，北光直射出來，在田野上面流過。那時，帶雪的小山與四面的樹林，彷彿非常接近似的，再過一刻，纔又回到遼遠的陰影裏去。瑪加爾從樹幹中間，分明看見那小坡的銀色的禿頂，在這上面，他裝着許多獸跡，等候林中的野客。這所見的山的景象，便將他的思路轉變了。

他唱說，已經有一隻狐狸落在他涼裏；早晨他將皮變賣，那麼他的妻可以不打死他了。

瑪加爾回到他的草舍，禮拜堂的鐘正在冰寒的空氣中第一回發聲了。他第一句話，是告訴他的妻說，有一隻狐狸落在他涼裏；但因為他完全忘掉了他這老婆子沒有分喝到他的燒酒，所以她給他凶狠的一踢，不要聽他好消息的時候，他便大大的出了驚。過了一會，他爬到牀上，埋臉躺着，她在背上又着實的捶了一下。

同時那莊嚴的聖節的鐘聲已經徧滿於卻爾幹，而且很遠很遠的飛到遠地去了。

他躺在牀上，頭與臟腑正如燒在火裏一般。燒酒和煙末的強烈的浸汗，在他血管裏奔流；融化的雪水，在他臉和背上一縷一縷的流下。

他的妻以為他睡着了，但他並沒有睡着。他的腦裡忘不了那個狐狸的事。他絕對的相信，有一隻狐狸已經落在他的涼裡，而且他知道是那一個涼。他看見狐狸壓在沉重的木材底下，又看見他用腳掘雪，想要逃脫，月光偷偷的照進叢林來，在他金紅的皮毛上撫弄。這野獸的眼，見他近前，閃閃的發光了。

他再也忍不住了。他從牀上走下，出去尋他的忠誠的馬，駝他到森林裡去。

這是怎的？他的妻的強壯的兩臂，不是當真捉住了他皮襖的胸口，將他摔倒在牀上麼？

不是，他在這里，已經在村外了。他的雪車的滾棒在雪上面滑過，吱吱的響。卻爾幹早已落在後面了。禮拜堂的莊嚴的鐘聲，沿着他的踪跡漂浮而來；在地平線上，背後襯着光明的天空，映出幾羣頭戴尖頂高帽的騎馬人的影。耶庫支人正趕往禮拜堂去了。

月亮下去了，一塊小小的白雲，在天末出現，發出布滿

的燐光般的閃光。他聚集起來，又分散了，他閃閃爍爍的動，虹色的光很快的向各方面散布出去；北面的半圓形的暗雲却更黑了，比瑪加爾走近的森林更爲陰暗了。

這路曲曲折折的經過一座濃密而低的叢林，兩面都是小山；再往前去，樹木漸漸高大了，到後來便包圍在太伽（Tajik）西伯利亞大森林的名稱）中間，暗啞而且充滿着神祕。落葉松的裸露的枝幹，帶了銀色的霜，都向下方垂着。北光的柔順的光線從樹頂上通過，落在冰雪地上，照出一塊冷凍的空地，或倒在地上的樹幹，一半埋在雪中。

過了一刻，一切又都沉在模糊的陰暗中，滿裝了祕密與

沉默。瑪爾加停止了。正在這路旁，就裝着複雜組織的獸跡的第一羣。他在燐光般的光明裡，能夠明明白白看出第一羣的落下的柵欄，——這跡是用三棵又長又重的木材，擱在直柱上，用許多樅桿與馬尾繩極複雜的支住。

其實這跡並不是他的；但在這里，也說不定有狐狸關在裏面。瑪加爾趕快下車，讓伶俐的斑馬站在路上，自己狠用心的聽着。

森林裏毫沒有一些聲息。亞路沙(Alyosha)，這一組跡的主人，瑪加爾的隣舍而且又是深仇，一定在禮拜堂了。新下的雪的光滑的胸膛上，看不見一點足跡。

瑪加爾闖進叢林去——沒有一個人在那里。

雪在脚底下瑟瑟的響。木材的弦，站作一排，宛然是
一列大砲，張了嘴，靜靜的等候着。

瑪加爾來回走了一趟，沒有尋到一點東西，便回到路上
來。

這是什麼？輕輕的瑟瑟的響聲！紅的毛色的閃光，
在近旁的月光裡！瑪加爾分明看見狐狸的直豎的耳朵；他
將蓬鬆的尾巴左右搖擺，彷彿是招他進樹林去，隨後向他裝
弦的方向走去，隱在樹身後面，便不見了。立刻便是一種
重濁的響聲，在林間發出，最初是極清楚的，以後在萬樹的

重幕底下，反響開去，愈加微細了，到後來便慢慢的消滅在大森林的暗黑的深淵裏了。

瑪加爾的心發了跳，——一個涼落下了。

他直向聲音的來處奔去，從叢莽中間衝出一條路來。

結冰的樹枝鞭打他的眼睛，又將積雪撒在他的頭上；他屢次絆跌，呼吸也接不上了。

後來，他終於走到他自己開闢出來的那空地上。白色的樹繞着這空地的周圍，中間有一條小路通過，一個大涼張着嘴守住路的那邊的盡頭。再幾步，……

忽然。一個人影在涼的近旁的路上出現，——出現，

隨即消滅了。瑪加爾認得亞略沙。他清清楚楚的看見他的肥短前屈的身體，以及他的熊一般的脚步。他的暗黑的臉色似乎比平常見得更黑了。瑪加爾想着，露着闊大的牙齒惡笑，將嘴張得比平常更闊了。

瑪加爾當真發怒了。「這畜生！他正看我的諒哩！」瑪加爾方纔看過亞略沙的諒來，這原是真的；然而那有點不同。這不同的地方是，他看別人的諒時，他恐怕被人覺察；但在別人看他的諒時，他便發怒，心想捉住了侵犯他權利的那個人了。

他直向落下的那個諒衝過去。狐狸在那里！亞略沙

却也用了熊一般的脚步，走近前來了；瑪加爾必須先到遠邊纔好！

落下的木株橫在地上，底上顯出俘虜的金紅的皮毛。

那狐狸用脚掘雪，正同瑪加爾在夢中見他掘着一樣；又用明亮的眼睛注視他的近前，也同夢中所見一樣。

瑪加爾對亞路沙叫道，「帝帝瑪（Titiua，西伯利亞土語，說不要惹他）！這是我的。」

亞路沙的聲音也反響一般的叫道，「帝帝瑪！這是我
的。」

兩個人同時跑上前，兩個人急忙舉起木材，將下面的狐

狸放走。木材纔舉起，狐狸也起來了。他輕輕一跳，便又站住，用了嘲笑似的眼光看着他們兩人，隨後低下頭去，舐那被木材壓過的地方。舐過了，他纔歡歡喜喜的蹙着腳跳去，將尾巴一搖，彷彿告別的樣子。

亞略沙奮身去追，但瑪加爾拉住了他的衣襟，叫道，「帝帝瑪，這是我！」他便抽身趕去，亞略沙也應聲道，「帝帝瑪，這是我！」瑪加爾覺得這回他的衣襟給拉住了，便看見亞略沙飛跑上去。

瑪加爾怒極了。他忘了狐狸，狂奔去趕亞略沙，這回亞略沙便變了逃的人了。

他們愈跑愈快。落葉松的樹枝將亞略沙的帽子從頭上扯下了，但他不能夠停住去拾。瑪加爾大叫一聲，幾乎捉住他了。但亞略沙向來比瑪加爾尤其狡猾。他忽然站定，回過身來，低了頭；瑪加爾直衝過去，他的肚子正撞着亞略沙的頭，便一個筋斗跌到雪裏去了。他跌下去時，那可惡的亞略沙便趁勢奪了他的帽子，走進森林裏不見了。

瑪加爾慢慢的站起身。他覺得完全打敗了，非常不幸。他的心情真可憐極了。那狐狸本來早在他手裏了，但現在——，他恍惚看見狐狸還在暗黑的森林裏，很高興的搖他的尾巴，便從此不見了。

黑暗已經下來了。那天末的小白雲，看不分明了；只有繆色的光線疲倦似的緩緩流散，那時這雲也一點點的融化了。

冷的冰水小河一般的流過瑪加爾發熱的身體上；雪花灌滿了他的兩袖，從他背上滴下，流進他的靴子裏去了。那可惡的亞略沙又搶去了他的帽子，瑪加爾很知道倘若有人不帶他的手套和帽子走進大森林裏去，那無慈悲的寒冷是對他没有什麼客氣的。

他已經走了許多路。照他自己的計算，應該早可以望見禮拜堂的尖頂，但他還在森林裏。大森林將他擁抱起來

了，好像妖巫一樣。那莊嚴的鐘聲，遠遠的到他耳邊來；他向着鐘聲走去，然而那聲音又漸漸遠去了；瑪加爾覺得這鐘聲的反響來得更微，一種沉重的絕望便禁不住湧上他的心頭來了。

他困倦極了；他的呼吸塞住了；他的兩腿都發抖了。他受傷的身體非常疼痛，氣息幾乎扼住了，他的手脚都漸漸麻木，在他露出的頭上似乎有赤熱的鐵環緊緊束住了。

「我要死了！」這一個念頭，時時起來，但他仍舊往前走。

大森林沉默着。他很固執的惡意的，將瑪加爾圍在中

間，不給他一點光明與希望。

瑪加爾仍是想着，「我要死了！」

他的力氣完全沒有了。那些小樹公然打他的臉，一點都不容氣，嘲笑他那落魄的情形。他經過一塊空地的時候，走出一隻白兔，坐在後腳上，搖動他黑尖的長耳朵，用前腳洗臉，對瑪加爾做出最無禮的鬼臉。這兔是表明他熟識他，知道他是那個瑪加爾，從前在樹林裏設了種種狡猾的方法殺害他的瑪加爾；但現在却輪到他來弄嘲他了。

瑪加爾覺得非常之悲哀。大森林漸漸的有活氣了，但是一種惡意的活動。便是那遠的樹也伸過長的樹枝來擋住

他的去路，打他的臉和眼睛。雷鳥也從秘密的巢穴裏走出，定着好奇的圓眼睛看他，山鷄也夾在中間走，拖着垂下的尾巴與發怒的攤開的翅膀，大聲對他的配偶說，講瑪加爾和他的涼的事。末後，有千百狐狸的臉，從遠地的叢莽裏對他看；他們嗅空氣，嘲笑的看着他，豎起他們的尖耳朵。隨後兔也出來，在他面前用後腳站着，互講瑪加爾的不幸，大聲的笑。

這可真是當不住了。

瑪加爾想道，「我要死了！」他便決計趕快這樣的辦。

他臥倒在雪上。

寒氣更其增加了。北光最後的光線微微的顫動；沿過天空，從樹頂上來窺探瑪加爾。卻爾幹禮拜堂鐘聲的最後的反響也遠遠的飄來，傳倒他的耳中。

北光炎了一陣，便熄滅了。鐘聲停止了。
瑪加爾死了。

他沒有明白這件事是怎樣經過的。他知道應該有一件東西從他身體裏出去，他便等候着，時時刻刻防他發現，然而終于沒有這回事。

但是他知道現在已經死了，所以便很安靜的躺着；他睡的很長久，到後來覺得厭倦了。

夜色正是黑暗，瑪加爾覺得有人用腳推動他。他回過頭來，睜開眼。

落葉松現在是很安靜柔和的站着，似乎記得剛纔的戲弄，有點慚愧。蓬鬆的檜樹伸開了滿蓋着冰雪的長臂膊，緩緩動搖；星光般的雪片，輕輕的從空中飄下。

和善的光明的星，從暗藍的天空，通過了樹枝的空隙，往下觀望，彷彿說「看呵，一個苦人死了！」

老牧師伊凡站着。看着俯伏的瑪加爾，又用腳踢他。

他的長的法衣，帶着雪變作白色了；雪又積在他的皮帽上，兩肩和胡鬚上。最奇怪的便是原來他正是六年前死了的那個伊凡神父。

他原來是一個好牧師。他沒有逼住瑪加爾向他要過什一稅，也並沒有要過禮拜堂法事的費用；瑪加爾向來關於洗禮或葬儀費的數目，是自己隨意定的，現在他記起來，有幾回定得極少，有幾回竟是一文不付，覺得很羞慚。伊凡神父却決不怨恨，他只要一件東西：就是每回一瓶燒酒。倘若瑪加爾沒有錢，神父便叫他去拏自己的酒來，兩人便分喝了。這好神父時時醉得像貴人們一樣，但他決不很凶的和

人打架，而且也不甚常有的。瑪加爾大抵送他回家，將這醉到動彈不得的人交給他的妻神父太太看管。

是的，他原來是一個好牧師，然而他的末路却非常的悲慘。

有一天，家裏沒有人，爛醉的牧師獨自臥在牀上，忽然他想吸煙了。他站了起來，一顛一播的走到燒着的火鐘面前，想從鐘火上點他的煙管。但是他太醉了；他向前傾跌，倒進火裏去了。待到他家裏的人回來的時候，這神父只有一雙腳了。

各人都追悼這好的伊凡神父，但世界上沒有醫生能救得

他，因為他只有一隻腳腫下了。所以他們將腳埋葬了；別一個牧師便委任下來，補伊凡神父的缺。

現在這伊凡自己，完全健康，正站在瑪加爾身旁，用腳踢他。他說，「瑪加魯式該（Markuslike）起來！讓我們去罷。」

瑪加爾很高興的問道，「我該往那裏去呢？」他以爲人死了便應該可以靜臥，更無須再在森林裏游行，以至迷路。倘若他仍要這樣做，那麼，他還死什麼呢？

牧師說，「讓我們去見大王（Tofan）去。」

瑪加爾問道，「我爲什麼要去見他呢？」

牧師用很悲衰而慈悲的口氣答道，「他要審判你呢。」
瑪加爾記起來了，人死了之後，的確應當去受一回審判的。他曾在禮拜堂裏聽得說過。牧師們的話究竟確的；他也不得不起來了。

瑪加爾便站起，但暗地裏喃喃的說，便是死後，他們還不肯讓他安靜。

牧師先走，瑪加爾在後跟着。他們大抵一直走去，落葉松都很柔和的站在兩旁，讓他們過去；他們正向東去了。

瑪加爾看見伊凡神父過去，雪上並不留下足跡，十分驚奇；他看自己的腳，也不見有足跡；那雪平鋪着，新鮮平

滑，彷彿一塊桌布。

他心裏想，現在倘去偷別人的獸羈，那真是便當已極，他們更不能發見他了。但牧師已經知道他秘密的思想。

他回過去說道，「凱比斯（Kabis，意云住了）！你不知道爲了這樣思想你要得到怎樣的罰呢。」

瑪加爾嫌惡的說道，「我說，我單是隨想想，也不能麼？這幾年裏，你怎的變了這樣厲害了？你給我住口！」

牧師搖搖頭，仍是向前去。

瑪加爾問道，「走們的路很遠麼？」

牧師悲哀的答道，「是呵，很遠呢。」

瑪加爾很擔心的問道，「那麼我們吃什麼呢？」

牧師回身對他說道，「你忘記了你已經死了。你現在不要再吃，也不要喝了。」

瑪加爾聽了十分不喜歡。倘若沒有東西吃，那自然也無妨的，但那時人也該得靜臥纔是，同他纔死的時候一樣。然而現在要走路，走一條長路，又沒有東西吃，這件事從他看來，真是絕對的不法了。他便又喃喃的訴說起來。

牧師道，「不要多說！」

瑪加爾怒聲答道，「對了！」但他仍舊獨自訴苦，說這蠢笨的辦法的不當。「他們叫人走路，但他是無須吃得

的。有誰曾經聽到過這樣事？」

他跟着牧師走，心裏非常不滿。他們走了很遠。雖然瑪加爾不能看見朝陽的光，但照路程計算，大約已走了一個禮拜了。他們走過這許多的溪谷和小山，這許多的河和湖，這許多的森林和平原！瑪加爾每一回顧，便見陰黑的大森林直向他們背後飛奔，帶雪的高山仿佛融化到朦朧的夜裏去，很快地躲在地平線之下了。

他們似乎愈走愈高了。星也愈大愈明亮了；在他們所在的高度，他們能夠看見落月的邊際。月亮彷彿在趕緊逃走，但瑪加爾與牧師終於將他追上了。以後月亮又出在地

平線上，他們旅行的兩人也到了一個平坦的高原上面。現在已經明亮了，比清早時候更明亮，這因為他們比先前更走近星的旁邊了。每個星，都如蘋果一般大小，閃閃的發出不滅的光明；月亮大如腰鼓桶的底，借着太陽的光燃燒着，照得大平原全體通明。

平原上的雪花片片可辨；無數的小路，散布在原野上，都向着東方一點會集。各種形相各種服飾的人，或騎或步，都沿着這些小路走去。

瑪加爾對一個騎馬的人，子細看了一會，忽然離開自己的路，跑過去追他。牧師叫道，「住了，住了！」但瑪

加爾併他的叫聲也沒有聽到。他認識一個韃靼，是他的老伴侶，曾經偷過他一匹斑馬，已經五年前死去了。現在正是那個韃靼，騎着那匹斑馬走哩！那馬掠着地面飛跑，帶雪的塵土，從蹄底陣陣飛起，馬蹄映着明星的虹彩顏色，閃閃的發光。瑪加爾步行却容易將狂奔的韃靼追上，覺得非常驚異。而且韃靼人看見瑪加爾在他後面幾步之內，他便很情願的立住等着了。瑪加爾對他大發其怒。他叫道，「你同我見知事去！這是我的馬；他的右耳朵上有一條裂縫。你們看這人，坐在偷來的馬上，何等威風，馬的主人却步行跟着，像乞丐一樣！」

韃靼人說道，「不要吵鬧，也不必見知事去！你說這是你的馬，你便擊他去，和他落地獄去罷了。我騎在他背上，在這同一的地方，上上下下的走，這已經是第五年了！步行的人沒有一個不將我追上了。這在一個韃靼好漢是一件羞人的事呵！」

他抬起腳正要跳下鞍來，這時牧師也已經喘吁吁的跑到，他扯住瑪加爾的臂膊，叫道「你這倒運的人，你幹的是甚麼！你不知道韃靼人是驅你麼？」

瑪加爾指他的韃靼，喊道，「他自然是驅我呢。這是一匹可愛的馬，真的紳士的馬；他還不到三歲的時候，有人

曾經肯出四十盧布向我買呢。兄弟，不用着急。倘你弄壞了我的馬，我可以殺了吃他的肉，你只要還我原價就是了。你可不是這樣想：因為你是韃靼人，便沒有法律管得着你麼？」

瑪加爾發了怒，大聲叫喊，想引動一羣人聚集起來，因為他向來習慣是怕韃靼人的；但牧師阻住了他。「瑪加爾，不要吵鬧了。你又忘記了你是已經死了！你還要什麼馬呢？你豈沒有看見，你步行走路，比韃靼騎馬還要快的多麼？你是不是喜歡強迫騎在馬上，走一千年麼？」

瑪加爾現在懂得韃靼很願意的交還他那匹馬的緣故了。

他心裏想道。「他們原來都是壞種呵！」他便轉身對韃靼說，「那很好，兄弟，你拏馬去罷；我饒恕你了。」

韃靼氣憤憤的拉下皮帽來蓋住耳朵，用鞭打他的馬。

那小馬狂奔起來，雪的雲從蹄底飛起；但是瑪加爾與牧師站着看他，那韃靼也終於沒有上前一寸。他又氣憤憤的睡了一口，回過來對瑪加爾說道，「朋友，你還有一點瑪加爾麼？我很想吃煙，我的煙在五年前都用完了。」瑪加爾大怒答道，「你是狗的朋友，那里是我的朋友。你偷了我的馬，現在却又來討瑪加爾加了！去罷，我一點也不憐你。」

說着，瑪加爾走了。伊凡神父對他說道，「你不肯給他一點瑪呵爾加，可是錯了。在審判的時候，大王爲了這事，至少可以赦你一百過呢。」瑪加爾大聲說道，「那麼你怎麼不預先告訴我呢？」牧師道，「啊，到現在告訴你事情，也太遲了。你應該在你活着的時候，從你的牧師去學纔是呵。」

瑪加爾怒極了。他見牧師只收他的什一稅，却並不告訴人在什麼時候給韃靼人一片瑪呵爾加可以赦免多少罪過，這有什麼用處呢？一百過可真不是小事呵！而且只費一片煙草罷了！這一件錯誤可是損失的不少了！

瑪加爾說道，「等一等！我們兩人只要一片煙草，也就夠了。讓我將這多餘的四片給了韃韃，這就可以算四百過罷！」牧師答道，「你試看後面罷。」瑪加爾回頭去看。那白色空虛的原野展開在他們之後；韃韃在這上面，只如一個遠遠的小點。瑪加爾彷彿能看出馬蹄下的白雲，但再過一刻，這小點也不見了。他說道，「也罷，韃韃人沒有瑪阿爾加，大約也可以勉強敷衍過去。你看，他這無賴真將我的馬弄壞了！」牧師道，「不，他不會弄壞你的馬。那馬是偷來的。你沒有聽到老人們說，偷來的馬不會行遠麼？」瑪加爾確乎聽得老人們說過，但平時眼見

韃們常常騎了偷來的馬往市裏去，他便不很相信這句話了。現在他纔知道，老人們有時却也對的。

他們又趕上許多平原上騎馬的人。大家都急急前奔，同第一個人一樣；馬都像鳥一般的飛，騎馬的人遍身是汗，但瑪加爾與牧師都追上，又越過他們了。

騎馬的大半是韃韃人，但有少數是卻爾幹的住民；其中幾個人橫跨在偷來的牛身上，用冰塊刺牛，使他們前進。

瑪加爾每走過韃韃人面前，很怨恨的看他們，嘴裏喃喃的說他們應該受更重的罰；只是遇見卻爾幹的農夫，他便站住和他們極親密的講話，彷彿朋友一樣，雖然他們是竊賊也罷！

有時候他更表示他的鄉情，拾起冰塊，在後面用力的打牛或馬；但他自己倘一舉步，那馬和騎馬的人便都落後，只剩了看不分明的一點了。

這原野似乎是無邊的。雖然瑪加爾和他的同伴時時追上那些騎馬和步行的人，周圍的地方，都是荒廢的，所有旅行的人各各離開，彷彿隔着千萬里路。在這許多人中間，瑪加爾遇見一個不相識的老人，顯然是從卻爾幹來的；這可以從他面貌衣服和走路的模樣看出來，但瑪加爾却記不起曾在什麼時候見過他了。老人著一件破爛皮襖，大的破皮帽，舊破的皮板褲，一雙更舊的小牛皮靴。而且他雖然很

老，肩，上，運，送，着，一，個，更，老，的，女，人，她，的，兩，腳，直，拖，到，地，面。

老，人，喘，着，氣，一，步，一，顛，的，走，去，全，身，靠，在，他，的，杖，上。瑪，加，爾，可，憐，他。他，便，站，住，那，老，人，也，站，住，了。

瑪，加，爾，高，興，的，說，道，「亢希！」（Kansi 西伯利亞土，人，問，訊，語，意，云，說，罷！）

老，人，答，道，「不！」

「你，看，見，什，麼？」

「沒，有。」

「你，聽，到，什，麼？」

「沒，有。」

瑪加爾沉默一會，便問老人是誰，從那裏來的。老人告訴他自己的名字。他說，在一直從前，自己也不知道多少年前了，他離開御爾幹，到「山」裏去，救他自己。他在那里也不做工，只吃草根與果實過活，他不耕田，不播種，不纜麥，也不納稅。他死後，去受大王的審判。大王問他是誰，做過些甚麼事。他說他走到「山」裏去，救了自己了。大王道，「很好！但你的妻在那里呢？你去將她帶來！」於是他回來尋他的老婆子。但是因為沒有幫助她的人，她又沒有屋，沒有牛，沒有麵包，所以她在未死之前只能求乞度日。她的力氣是完了，到現在她終于

不能動腳了。他所以只好駝她在背上到大王那里去了。

老人說完，便哭了；但那老女人用脚跟踢他，同踢牛一樣，用微弱的不高興的聲音叫道，「前去！」

瑪加爾對於老人，更覺得可憐了；他真心地感謝他自己的命宮，不使他能到「山」裏去。他的妻高大而且強壯，這担子可比老人的更重了；倘若她又要踢牛一般的踢他，他必定要死第二回的死了。

他可憐他的老朋友，想替他捏住老女人的腳；但還沒有走上三步，他又只得放手，不然那腳怕要留在他手裏了；再過一刻，那老人與他的負擔也都已看不見了。

以後瑪加爾在路上，沒有遇見什麼值得注意的人了。

有竊賊們，背着偷來的貨物，像馱馬一樣，一步一步的挨着走；有肥壯的耶庫支會長，騎在高鞍馬上，尖頂帽觸着天上的雲；他們的旁邊，窮苦的工人向前奔走，瘦而且輕便，野兔似的；又有陰鬱的凶手，滿身血污，張着凶悍的亡命的眼，大踏步前行。他屢次投身潔淨的雪上，想洗去鮮紅的污染，然而終於沒有效，他周圍的雪立刻染成紅色，凶手身上的血卻比先前更加明顯；在他眼裏發出恐怖與絕望的光。他向前奔走，竭力閃避着別人的驚怖的注視。

兒童們的小靈魂時時飛過天空，像鳥一樣，成羣結隊的

過去，這在瑪加爾看了，却也並不爲奇。粗惡的食物，污穢，火爐的熱氣，草舍裏的冷風，單是卻爾幹一處，也千百爲羣的驅逐到這里來。他們追上了凶手的時候，各羣都驚惶了，急忙飛在一旁；在他們過去之後，空中還瀰滿着他們小翅子的急遽張皇的羽聲。

瑪加爾漸漸覺得自己的走路和別人比較，要快的很多，他便歸功於他自己的善行。他對牧師說道，「亞薩比忒（Asabit 此云師父），你聽我說。你怎麼想，我雖然愛喝酒，還是個好人，可不是麼？上帝喜歡我，可不是麼？」他疑問似的望着伊凡神父。他問這話，有一個秘密的動因，

他想從老牧師偵探出一點事來；但牧師簡單的答道，「你不要自負！我們現在快要到了。你就可以去自己看出來了。」

瑪加爾到這時候方纔覺得，平原上有光明發現。最初只有幾縷炎炎的光，照着地平線，漸漸的展布到天上，將明亮的星都消滅了。星滅了，月亮下去，平原在黑暗中了。平原上煙霧升起，又圍繞着他，像侍衛一般。

東方的一處地方，煙霧漸漸明亮起來，彷彿一羣金甲的武士。

煙霧移動，武士們都伏在地上了。

太陽從他們的中間出來，在這黃金色的隊伍當中暫時停住，望着平原。

全平原在這眩目的驚異的光明底下，發起光來了。

煙霧得勝似的大隊的飛起，在南方分離，動搖了，隨即騰上了。

瑪加爾似乎聽到一種移情的諧調，便是大地每日歡迎朝陽的不可記憶的太古頌歌。他向來對於這歌聲並未相當的注意，現在第一回感到這歌的美。

他站住細聽，不想再往前走；他想永遠站在這裏，聽這歌聲。

但伊凡神父觸他的臂膊，說道，「我們到了。進去罷。」

這時，瑪加爾纔覺得站在一個大門的前面，這門先前却被煙霧遮住了。

他很不願意前進，但他也不能不依從了。

他們走進一所廣大的草舍，到這時候，瑪加爾纔記起外面實在很冷。在草舍中間是一個彫刻精工的純銀的火爐，爐中擱幾枚燒着的金的木材，發出熱氣，立刻教人的全身都

熱透了。這美麗的鐘裏的火燄，並不眨眼，也不焦灼，只是溫暖；所以瑪加爾又想永遠站在這裡，自己取暖。伊凡神父也來了，站在火面前，將冰凍的手伸在火上。

屋內有四個門，其中只有一個通到外邊；其餘的三個門裡，有穿白袍的少年，時常出入。瑪加爾猜想，他們一定是這大王的僕人了。他似乎記得以前曾經見過他們，但不能確鑿記出什麼地方來了。他看見他們背上都有一對白的大翅膀，非常吃驚；又想大王一定還有別的用人，因為他們有這大翅膀，往山裏砍柴或竹竿的時候，怎能擠到樹林裏去呢？

一個僕人走近火邊，將背脊向着火，對伊凡神父說道：「說！」

「沒有什麼東西說。」

「你聽到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你看見什麼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兩人都不響了，隨後牧師說：「我帶了這個來了。」

僕人問道，「他是從卻爾幹來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，從卻爾幹來的。」

「那麼，我們須得預備大秤纔好呢。」

他走出房子，預備天平去了；瑪加爾便問牧師爲什麼要用秤，又爲什麼須用大秤呢？牧師略略爲難，答道，「你知道，秤是秤來稱你所做的善惡的。平常的人，善惡大約都相等；但是卻爾幹的住民，却帶着這許多罪過來，所以大王特地給他們做一副天平，一邊的盤特別大，可以裝下這些罪過。」

瑪加爾聽了這一節話，忽然垂頭喪氣，覺得他的心抽緊了。

僕人擎進一副天平，裝置起來。一邊的盤很小，是用

黃金做的；一邊是用木做的，又是很大。在木盤下的地面上，忽然現出一個深黑的洞。

瑪加爾走近天平，細細檢查，看他有無弊端。天平卻是對的；這兩個盤垂着不動，也不上升，也不下降。

老實說，他不很明瞭天平的機括，情願用那簡易的提秤算賬，在他生前他用這秤做買賣，都於自己很有利益的。

忽然牧師說道，「大王來了！」他急忙扯直他法衣的皺紋。

中間的門開了，走進一個很老很尊嚴的大王，銀色長鬚一直垂到腰際。他披着很好的皮毛錦綉，都是瑪加爾所不

知道的，脚登天鵝絨裏子的暖靴，正同瑪加爾在古舊的聖象畫版上見過的一樣。

瑪加爾一眼看去，便認識他就是在禮拜堂的圖畫上所見的那個白鬚老人，只是現在沒有他的兒子陪着罷了。瑪加爾想，他那兒子一定是出外料理事情去了。鴿子飛進屋裏來，在老人的頭上盤旋一回，便歇在他的膝上。老大王坐在特別預備的座上，用一隻手撫摩鴿子。

大王的臉色很和善，瑪加爾覺得頹唐不堪的時候，他望望大王的臉，便又安心一點了。

他的心很沉重，因為他霎時記起了他過去的一生，下至

最爲微細的事實，也都記得；他記得他所走的每一步，他的斧頭的每一擊，他所砍的每棵樹，他所行的每件欺詐，他所喝的每杯酒。

他恐懼了，羞愧了；但他看了老大王的臉，又稍稍安靜了。他心裏稍安靜，他便又想到這裏或者還有幾件事，可以設法遮瞞過去。

大王搜索似的注視着他，問他是什麼人，從那裏來，什麼姓名，多大年紀？瑪加爾一一回答之後，大王又問道，「你在生前曾經做過什麼事？」

瑪加爾答道，「這個你自然知道。在你的簿子上諒必

統統寫着罷！」他想試探大王，看他那里是否這些都確乎寫着。

大王說，「你自己說來。」

瑪加爾便膽壯起來了。他列數他所做的工作；雖然他記得他的斧頭的每一擊，他所砍的每支竿子，他所耕的每隴地，他卻另外加上幾千支竿，幾百担柴木，幾百斤撒下的種子，在他的計算上。

一切說了之後，大王轉身向伊凡神父，說道，「掣那簿子來。」瑪加爾因此知道伊凡神父原來是大王的判官，却並不告訴他一點關節，心裏非常氣忿。

伊凡神父拏出一本大簿子來，翻開便唸。大王道，「且看這里寫着多少竿子。」伊凡神父看了，憂愁的說道，「他加上整三千支在他的計算上了。」

瑪加爾很很的叫道，「這是誑話！他一定錯了，因為他先前是一個酒鬼，死了橫死的！」

大王分付道，「不准吵鬧！他可會格外的向你需索過洗禮費和結婚費麼？他可會逼你收過什一稅麼？」

瑪加爾道，「說甚麼費話呢？」

大王道，「我不待你說，也知道他愛喝酒。——」大
王生了氣了，對伊凡神父說道，「給我從簿子上查出他的罪

過來。他是騙子，我不能相信他的說話了。」

這時候，僕人們正將瑪加爾的竿子木材耕種和一切工作，都堆進金盤裏去。這有如此之多，金盤降下，那木盤直升到空中去了。神的少年僕人們展翅飛去，費了幾百人的力氣，纔用索子將他拉回地上來。

卻爾幹住民的工作，真是沉重呵！

伊凡神父又計算瑪加爾的欺詐，總共二萬一千三百零三件。他又總算他所喝的燒酒，共計四百瓶。神父還往後讀，瑪加爾見那木盤正要將金盤拉上去哩；木盤落在洞裏；神父讀着；那盤也愈降愈深了。

瑪加爾這時明白，事情有點不妙了；他走近天平，偷偷的想用腳將他抵住。但有一個僕人看見了，大家便喧嚷起來。

大王問題，「這是什麼事？」

僕人道，「他正想用腳將天平支住哩！」

大王氣忿忿的對瑪加爾說道，「我知道，你是個騙子，是個懶漢，是個酒鬼。你欠了租稅不納；你欠了牧師的什一稅；警察每提起你的名字，便是咒罵，也只爲你做下許多罪過。」

大王轉過去向着伊凡神父，問道，「卻爾幹有誰將最重

的担子給馬拉，又有誰使馬作工最辛苦呢？」

伊凡神父道，「只有禮拜堂管門的人。他送郵件，又給地方的警察駕車。」

大王道，「將這懶漢交給禮拜堂管門的當馬，教他去拉警察，直到跌倒為止，——我們且看以後怎麼樣。」

大王正說這話的時候，門開了；他的兒子走進草舍，坐在他右邊。兒子說道，「我方纔聽到你宣告的判詞了。」

我長久住在地上，知道世間的情形。教這苦人去替代地方警察的馬，未免太苦了。而且他或者還有要說的話：巴拉克三（Barakam 苦人），你說來！」

這時候，有奇事出現了。瑪加爾，這在他生前每次發

言沒有說過十句以上的瑪加爾，忽然覺得有雄辯的天才了。

他開口講話，自己也很以爲奇。這里彷彿有兩個瑪加爾，

一個說着，一個聽着詫異着。他幾乎不能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了。他的話很流暢熱烈的從嘴裏流出；言語很快的相逐而來，自然排列成長而優雅的次序。他並不遲疑。偶然他有點混亂了，他便立刻改正，又比先前加倍的大聲的嚷。

而且他覺得他的話都有確信。

老大王當初聽他大膽地說有點惱了。隨後却很注意的

聽，似乎已經相信瑪加爾并非真是一個愚人了。伊凡神父

一時也張皇了，暗地裏扯他衣襟，但瑪加爾將神父推開，接連的講去，老神父的恐慌也就減少了；他又覺得喜歡，聽他教區裏的老朋友大膽的宣布出真情來，又看出大王聽了這真情，心裡也很喜悅的。便是穿長袍，生白翅膀的僕人們也都出來，站在門口，很詫異的聽瑪加爾的話，用肘膊互相撐觸着。

瑪加爾開首說他不要去做禮拜堂管門人的馬。這並非因為他怕苦工，只因這判決是不公。因為這判決不公，所以他不願遵從；他不願做一點工，也不動一步，任憑他們怎樣發付他就是了！任憑他們將他永遠交給魔鬼，但是他

願意拉那警察，因為判他去做這事，是不公平。但他們不要猜想他怕變一匹馬。禮拜堂管門的人雖然使他的馬做苦工，還給他雀麥吃，但是他瑪加爾，終生受人家的鞭打，却沒有一個人給他食吃。

大王問道，「誰鞭打你呢？」

是啊，他終生受人家的鞭打。承發吏鞭打他；稅吏和警察鞭打他，逼索租稅；飢餓與窮困鞭打他；冷熱雨旱都鞭打他；冰凍的地與無情的森林，也鞭打他。馬往前走，眼向着地，不知道他行程的終點；他也這樣的走過了一生。他可明白禮拜堂裏牧師所唸的意義，或他們何以向他收什一

稅的緣故麼？他可明白他的長男爲什麼捉去當兵？他究竟到那里去了呢？他可知道他死在那里，他的骨頭攤在什麼地方麼？

他們說他燒酒喝得太多；他的確喝的，因爲他實在心愛這物事。

大王問道，「你說他喝了多少瓶酒呢？」

伊凡神父向籐子上一看，答道，「四百瓶。」

瑪加爾申辯說道這或者如此，但裏邊統統真是燒酒麼？四分之一是水，只有四分之一是酒，又屢了下等的瑪呵爾加呢。這樣，他的賬目上，三百瓶應該鈎消了。

大王問伊凡神父道，「他說的是真的麼？」他的怒氣因此可見還未全息。

牧師急忙答道，「完全真的。」瑪加爾又續說他的故事。

他在計算上，加了三千支竿子，這也是真的；但這算什麼呢？即使他只砍了一萬六千支，那又有什麼要緊呢？這數目還小麼？而且在他砍了二千支的時候，他的先妻生病了。他的心很痛楚，他想坐在她的牀邊，然而貧窮驅遣他到森林裏去；他在森林裏哭泣，眼淚都凍在他的睫毛上了；困了哀愁，寒氣直攻他的心，但他還是砍柴沒有歇。

這時候，他那女人死了。他須埋葬她，但他沒有錢可付葬儀的費用。所以他只得又將自己租給人去砍柴，掙錢來還他妻的地下住屋的價。商人見他需錢很急，只給他十個戈貝克，——他的女人獨自臥在冰冷的草舍裏，其時他又在那里砍柴，哭泣。那樣的每擔柴，的確可以算作四擔，或更多一點罷！

老大王的眼裏流出眼淚來了；瑪加爾看見天平顫動，金盤降下，木盤升上來了。

他仍然接續往下說。

他說，一切事都寫在這簿子上，那麼，可以翻開一看，

是否會有人給他一點恩惠，或幸福與喜悅麼？他的兒子們在那里呢？倘他們死了，他的心沉重而且悲哀；倘他們活着，長大了，他們也離開他，爲了他們痛切的需要，各自戰鬥去了。所以他只同了他的後妻，漸漸的老了；他覺得力氣衰了，知道無情的無家的老境正尋着了他了。他們兩人孤獨的存在，好像大野上的兩棵孤松，各方面都受無慈悲的風的打擊。

大王又問道，「這是真的麼？」

牧師趕忙答道，「完全真的。」

天平又顫動了，——但大王沉思着。他問道，「這是

怎的？我豈不曾見過許多地上的真的好人麼？他們的眼睛是清明的，他們的顏色是快活的，他們的衣服沒有汗染。他們的心都柔軟，像耕透的田，其中生着好的種子，長出強壯芳香的芽，他的香氣嗅了很愉快。但是你，——你看自己罷！

衆人的眼都向瑪加爾，他自己也覺得羞了。他知道他的眼睛昏暗，顏色遲鈍，他的鬚髮雜亂，他的衣服破碎了。雖然在他死掉的前幾時，他也曾想買一雙新靴，穿了到審判那里去，但他總將這錢喝完了，現在站在大王面前，穿一雙極壞的皮毛的鞋，像耶庫支一樣。

大王又道，「你的臉色是遲鈍的，你的眼睛是昏暗的，你的衣服是破碎了。你的心都塞滿了雜草，刺蘊與苦艾。所以我愛那好人，不願見你這樣的穢惡的人。」

瑪加爾的心緊縮了，他慚愧自己的存在，臉紅起來了。他暫時垂着頭，忽然又仰起來，續講他的故事。

他問，大王所說的是什麼好人呢？倘若指瑪加爾在世時住在美屋子裏的那些人們，那麼他是知道他們的一切的。他們的眼睛清明，因為他們沒有流瑪加爾所流過的那些眼淚；他們的顏色快活，因為他們是用香水洗浴的；他們的沒有汙染的衣服，是別人的手所縫紉的。

瑪加爾又垂着頭，但他又即仰起來了。

而且大王可曾知道，他來到世間的時候，也同他們一樣，有清明坦白的眼，天地都反映在裏面的眼麼？也知道他生下來時，懷着一個清淨的心，能對於世界一切的美而擴張的麼？他在此時想將他汗辱的頭躲到地底下去，那是誰的罪過呢？他不能說。但他知道，他的靈魂的忍耐已經消盡了！

瑪加爾倘能看見他的話在大王的影響，或者看見他憤怒的言語一個一個落在金盤上，像鉛塊一般，他自然可以略為

平靜了。但他並沒有看見這些事，因為他的心已經被不暇辨別的絕望壓倒了。

他又經過了他苦辛的生活的全路。他何以能夠忍受這樣重擔直到現在呢？他忍受了，因為希望的星還在招他前進，像信號的火一樣，透過了辛苦與懷疑的煙霧，在那里發光。他活着，所以他或者能夠得到較為幸福的命運。但現在他站在路的盡頭，那顆星也已經消滅了。

黑暗落在他靈魂上，暴怒發作，彷彿風暴發作，在夜裏的大原野上。他忘却了他是什麼人，現在站在誰的面前；除了他的憤怒，他一切都忘掉了。

但老大王對他說道，「巴拉克三，略等一等！你現在不是在地上了。在這里，便是爲你，也有公道哩！」

瑪加爾聽到這話，發抖了。他心裏覺得有人可憐他，全心都柔軟了；只是因爲他困苦的生涯，從第一日起直到末日，都展開在他面前，不可忍受的自己哀憐的感情壓倒了他，他哭泣起來了。

老大王同他哭了。老伊凡神父也哭了；神的少年僕人們也都哭，拏起寬大的袖子來揩着眼淚。

天平顫動；木盤高高的升上去了。

「科羅連珂」的著作，曾被比擬爲「新鮮的微風，在病院裏沈重的空氣中吹過。」這病院是現代俄國智識界的悲觀文學，新鮮的微風是「俄羅斯母親」的心思簡單的孩子的聲音。他們大抵是耕田的，征服荒地的人；農民，開荒的人，西伯利亞的流人；他們大抵屬於「被侮辱與損害的」(案這本來是陀思妥夫斯奇所作的一部書名，後來用作成語了。)這一大部分類的中間；他們承受着說不出的辛苦，但他們的頭是不屈的，他們的心裏充滿着勇氣與對於公道的希求。這大著作家的早年，便在中間過去了。

符拉迭彌爾科羅連珂 (Vladimir Korolenko) 在一八五三年六月十五日生於什多彌爾 (Zhukomir)，是俄國西南——小俄羅斯的一個小鎮。在父系上，他是從一個古舊的珂薩克家族出來的；他的母親是本地的波蘭地主的女兒。他少年的生活，在美麗如畫的環境裏過去，他生長在波蘭人，猶太人，樂易的黑眼睛的小俄羅斯農民中間；所以他永遠沒有失却他在那溫暖明亮的天空下養成的，對於自然的詩之愛與健全的滑稽趣味。在他的惡伴侶一篇小說裏，他活現的畫出他幼年時代住過的那個傳奇的小鎮。小說裏的嚴厲而公正的法官，差不多便是他父親的模型。老

科羅連珂是以不可犯的廉潔出名，在那時的官僚裏極少有的；因此他於一八七〇年死去的時候，沒有留下一點遺產給他的妻與五個孩子們。但那英雄的母親的努力是很可感謝的，符拉迭彌爾在十七歲時也就能够進彼得堡的工業學校了。

以後的三年，在他求學以外，還加上對於生計的需要的奮鬥；在那期間裏，科羅連珂自己說，也不知道怎樣的得能免於飢餓。就是十八個戈貝克（案即九分）的廉價的午膳，在那時彷彿是珍品，一年裏只能喫到六七回罷了。

一八七四年他往莫斯科去，衣袋裏裝着苦工掙來的十個盧布，便進了彼得羅夫斯基學校，但不久即被斥退了，因為他與同學們上了一通請願書給校長。他回到家族所在的彼得堡，他和他的兄弟竭力掙扎，給人家校字，想藉此養活他們自己與弟妹們。他又做了稿件，登在新聞雜誌上；因此便發生了第一次的逮捕，這是他爲了所謂進步的社會的主義的緣故，所受的多少次逮捕的開頭了。他最初被發遣往克朗斯達得（Kronstadt），住了一年，隨後又往跋忒加（Vjatka）；他從那地方旅行到沛爾木（Perm），又到湯木斯克（Tomsk）；末後，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東邊的

遼遠的耶庫支克 (Jakutsk) 了。

他在耶庫支克過了六年，是他一生中更有價值的時光。那廣大的森林，掩蓋着東北極邊的沼澤，高大，陰暗，永遠被捏在酷寒的緊握之中的森林，在這少年藝術家的想象上加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象。他見了那些住在沒有人跡的荒林中的半野蠻的開荒人的悲愁，他的流放的同伴的不可馴服的精神，「游行者」(Grodians)——從監獄逃出的犯人，徒步通過西伯利亞大陸全部，秘密回到「俄羅斯母親」去的人，——的冒險的生活，他很深的受了感動。

一八八五年科羅連珂被放免了；他回到俄國之後，便發表了他的美的瑪加爾的夢。

這篇小說的成功，非常迅速，作者的聲名就立刻確定了。這裏面並沒有政治，也沒有社會上的主張；瑪加爾的辯訴是普遍的；進步的與保守的批評家都一樣的同聲讚美。俄國的讀書界見了這題材的新奇，文體的光明簡潔，結末的抒情詩的美，將以前的種種記述都很有深意的照耀着，——他們喜歡得出神了。可憐的瑪加爾，西伯利亞森林裏最孤獨的住民，過了一世幾乎不能相信的苦工與困窮的生活，終於死了，在大王的審判那里，因為他的

罪孽，被判決到來生去受悲愁與辛苦，比他生前所知道的更凶。這便是陀思妥夫斯奇與託爾斯泰所愛的那些「被侮辱與損害的」人的模型；然而有一個極大的不同的地方：瑪加爾并不消極的頹唐的承受不幸，他是反抗。他忿忿的反抗大王的審判的不公平。生活在他是極端的艱辛；所以用了專為大王所喜歡的好人——「他們的臉是用香水洗的，他們的衣服是別人的手所縫紉的，」——而定的標準來判斷他，是不公平的。這個反抗，又加上了對於全人類的溫暖的愛，便成為科羅連珂著作的基音。

他的第二篇小說惡伴侶也在這一年內發表的，又增加

了少年作者的若干的名望。這在俄國，直到現在，還是一般愛讀的作品。文體上雖然帶一種波蘭華麗豐富的趣味，但那封建時代的廢地的描寫充滿着詩趣，小孩子們也寫的很有同情與觀察，那個流浪的土耳其徵支（Turkevitch）在他的先知耶利米的悲喜劇的脚色中，也顯然露出反抗的聲調。

樹林絮絮的說在一八八六年發表，是一篇南方俄羅斯夢幻的松林裏的陰暗的傳奇故事，模仿古代傳說的體裁寫成的。這篇裏珂薩克人阿巴那思（Abanas）與看管森林的賴曼（Raimn）的反抗，是盲昧而且亂暴的，他們的高貴的

迫壓者便因此而死，但這件事是發現在封建的時代，農奴的艱苦很重大。樹頂的風聲主宰着這篇單純的小說的開展，像一條響亮的絃線；臨末對於暴虐的伯爵，那凶猛的公道實現的時候，這件事的進行，似乎必不可免，正如雷雨的發作一樣，——這雷雨在講全篇故事的時候，早已在樹林上面醞釀的了。

淨罪日 (Jom Kippur) 是科羅連珂的最輕妙最愉快的一篇小說。在描寫南方愉樂的生活裏面，將小俄羅斯人的和善的滑稽與他的光輝的想象聯絡起來，我們能夠得到活現的瞥見：安適的草舍，被櫻樹園圍繞住，浴在溫暖的月

光中；黑眼珠的女兒，怯弱忙碌的猶太人，迷信的鎮裏的人民，一個幹練的磨工；總之，在猶太人範圍內的一個市鎮的所有忙碌活動的生活。

但是無論莊重或愉快，喜悅或悲哀，科羅連珂在他對于世界的觀察上總是一個樂天家。即使經了艱難憂愁不幸，他小說中的窮苦質樸的英雄都回頭向着光明。著者的親切的心不絕的在那里尋求各人裏面的「永久的人性」；他很深的表同情于人類的不可遏的求自由與公道的願望，因為有這個，纔能無畏的與「惡」相對面。他自己在一封信裡，曾對朋友說：「宇宙並不是偶然的各勢力的游

戲。決定論，進化論與其他學說，都使人承認那里有一個定律，牽引我們向着一件事物；這事物，在他一切的表現上，我們稱他作「善」，就是說向着和愛，真理，正直，與公道。」

這便是科羅連珂的裝在他一切著作裏，對於世界的使命與主旨。

科羅連珂從西伯利亞回來之後，他住在尼什尼諾夫戈羅特（Nizhni-Novgorod），努力從事于改善他所愛的那些「被侮辱與損害的」人的生活。在一個荒年裏，他竭力的組織了公共食堂，養活飢餓的窮人，又做了許多有力的

論文，發表在報章上。他又繼續做短篇小說，小品，幾種略長的小說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官樂人。

一八九四年他往英美旅行一次，歸國以後，做了一部有趣的旅行記，名叫沒有舌頭。

一八九五年他做了雜誌俄羅斯的富裕（*Russkoe Bojastvo*）的總編輯，自此以後這小說家便專心于新聞事業，現在成了俄國最大的新聞家之一了。

俄國人的心，根本上是很慈善的，充滿着人類的愛。他們相互的關係，本是民主的，只是不幸而處于歐洲最嚴酷的政治之下，飽受了苦辛。利羅連珂和他的多數的

同國人一樣，現在專爲着受苦與被虐的人的緣故供獻他的一生，幫助那些社會與政治的不公平的犧牲。」

以上是英國人斐爾(Marian Felt)的評論，說的很明白，所以便將他全譯了。這篇文還是一九一六年所作的，現在俄國情形已經大變，「歐洲最嚴酷的政治制度」成了會議的民主國，但科羅連珂也于今年二月在南俄死去了。我因此譯出這篇小說，爲他作記念。

科羅連珂人道主義的思想，多與陀思妥夫斯奇及託爾斯泰相似，詩一般的自然描寫，又有都介涅夫的風趣；但篇中的談諧味，是他獨有的：他的小俄羅斯的溫暖的滑稽

與波蘭的華麗的想象，合成他小說的特色，令人想起果戈的著作。瑪加爾的夢裏，這特色也極明瞭。這篇裏寫自然的美與自然的殘酷，人性的罪惡與人性的高貴，兩面都到，是寫實主義後的理想派文學的一篇代表作品，在這裏面，悲劇喜劇已經分不清界限，便是詩與小說也幾乎合而爲一了。

篇中叙述西伯利亞農民的言動，也狠活現。瑪加爾夢裏的陰間，一半是拜物教（Shamanism），一半是基督教的；住草舍燒金柴的上帝，又胡塗，又正直，正是農民祈

求中的理想的神，也就是農民自己的真的人格影子。因此，這便在小說裏，造成一件事實，滑稽而且嚴肅與悲哀。埃及式的用天平來稱人魂的罪，在俄國本部的傳說裏也復如此；彌里珍那（*Militsina*）的老乳母上，也說及這事。瑪加爾與老人，天使與神父的問訊「你說！」等六句，大約是西伯利亞土人的風俗；散處大平原中的文化低低的民族，平時沒有書報可看，只能在見客的時候滿足他們的喜聽新聞的本性，恰與中古時代以及現今偏僻地方的歡迎唱歌說書人一般，這或者便是那風俗的起源了。

一九二〇年八月二十七日記。

北新書局發行周作人譯著目錄

自己的園地

散文集
實價六角

狂言十番

日本喜劇
實價七角

雨天的書

散文集
實價八角

冥土旅行

實價四角

陀

螺
小品集
實價八角

談虎

集
散文集中
印刷

炭

畫
長篇小說
實價四角

一九二七年三月初版 實價三角半

著者 科羅連珂

譯者 周作人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
北京翠花胡同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19.57
14.3